

青灯

叶文玲



百花文艺出版社 QINGD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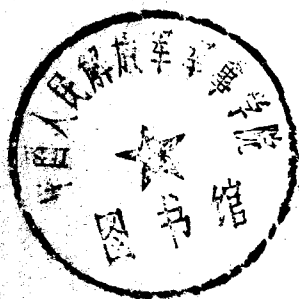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2 039 1727 1

青灯

叶文玲



插图：杜滋龄

青 灯

叶文玲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5 字数62,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

书号:10151·603

定价:0.38元



曉風輕暖正宜遊
金明池畔柳花柔
正是春深好景
小徑九道芳林
楊



是天意还是人缘？

她和他，真是天地之差，霄壤之别，他是一县之尊，百姓的父母官；而她呢，颠过来倒过去，哪种类型都排不上——从工农兵学商范围讲，都不是她的身份；在地富反坏堆里猜，也不沾她的边。

那么，她算个什么人呢？

世事偏偏就怪：他和她、他和她的一家，偏偏有这样的“缘分”……

6/1

内 容 提 要

善良纯朴的贫农女儿墨莲，在旧社会由于生活所迫，当了尼姑。一盏冷冷的青灯伴随她度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解放后，她曾经获得了新生，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却又惨遭厄运。《青灯》这个中篇小说，感情饱满地描写了墨莲与她一家的欢乐和不幸，希望和痛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将引起你的关切，同情和深思……

且莫说到了黄昏，这一天就过去了；意外的事，在黄昏也会发生。

用不着迈出门槛去望已经落山了的日头，用不着从断了两根铁棍子的窗户眼里去盯小河对岸那一溜装了路灯的电线杆，只要看看锅灶脚边那一抹昏黄的影子，她就知道，又到掌灯时分了。

锅盖边“啞”一声，窜出一股乳白色的蒸汽，她立即松了手中的风箱拉手，“咕——哇！”一声，风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停止了。

真怪呵！这风箱一拉开，一停手，总要发出这一声：“咕——哇！”听起来，就象人的叹息：“苦——哇！”又钻心，又揪心。呵，难道是自己上了年纪，耳朵出了毛病么？不不，明明是这样嘛：“苦——哇！”分明就是人在沉重地呻吟、叹息！……不，不，人是不会这样叹息

的，要叹气的人，通常只是慢慢地把胸中的闷气、心里的苦楚轻轻地吁出来的，那么，这声音……对了，早年来镇上唱戏的“的笃班”演的戏文中，只有那些苦女子一上场，用长袖掩面，摇着头，颤着声，才会叫出这一声令人心碎的“苦……哇！”……

呵，都什么年纪了，居然有兴致想得起这些事！真是背时昏头了……她微微摇了一下头，一丝淡淡的自嘲的苦笑，立即浮现在嘴角。

左手停了拉风箱，右手就习惯地抄起了火叉，去拨那灶膛中的余烬，两根没燃完的柴枝毕毕剥剥地烧着了，霎时间，一团耀眼的红光又照亮了她的脸庞，把她的头影投射在已经被烟火熏得黑黄的墙壁上，就象一张线条不太分明的剪纸，轮廓模模糊糊。

模糊的头影只是刹那间的图像，实际上，这是一张五官清晰十分耐看的脸庞。严峻的时光老人，总爱板着脸孔，伸着冷冰冰的长指甲，在那些他认为已经活过一些年岁的人的额头、眼角，无情地划下一道道纹路，以示自己的公正。不过，这种“公正”，却在她的身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是的，她是四十七八的人了，那椭圆形的脸颊却仍然十分光润、嫩腴；端正的鼻梁就象用笔勾出来的，高而秀挺；薄薄的单眼皮在这

个年纪更加显示出优越性：无皱无折，把那双细长的、瞳仁很黑的眼睛包衬得分外温婉动人，尽管那幽幽的眼神显得有点悒郁，但是愁楚的神情出现在历经风霜却又十分生动的容貌上，就格外使人惊叹，使人更加生出一种怜慕之情。

哦，惊叹也好，怜慕也罢，她自己则是连一般女人常有的照镜梳头的心思都没有的。自从那面印着福祿寿花的镜子在“破四旧”中摔得粉碎后，这些年来，她就再也没有想过要去添买一面镜子，这，固然是没有钱，没有这份闲钱；更主要的是没有心，没有这份闲心。十一年前，生活中所有的欢乐和希望，都象那架亮晶晶的镜子一样，骤然破碎了。一个一夜之间做了寡妇、一个从此以后要独撑门户抚育三个儿女的母亲，还有什么当窗理云鬓的心思，还有什么顾影自怜的闲情呵！

柴枝终于燃尽了，锅盖里那股上升的蒸汽也渐渐显得无力而微弱了，摇摇曳曳成了缕缕游丝……水刚滚，锅里那一半掺着蕃薯丝的稀饭肯定还不太粘稠，可是，她却不舍得再添柴禾了，眼下的柴禾，就连这半干不干的松柴梗，都要七八分一斤哩！那天上镇赶集时，她费了多少口舌，问过来问过去，直到快散集时，才以每斤少五厘的钱买下了这半担松柴！每次做饭，真是恨

不得一根一根数着烧。唉，这么贵的柴禾，一根一根烧着，真象燃着自己的头发丝那样教人心疼。是的，就是为了省一把柴禾，她才用提前熄火、久久地焖的办法来对付这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呵！

不烧火了，她却仍旧坐在烧火凳上不想起身，拂了拂落在膝头的柴灰，她又茫然地看着这些落地的灰尘……哦，柴灰中夹杂着不少麻屑。这些麻屑，是她做饭前的劳动印记——迎着灶屋门放着的、用脚蹬用手捻的木轮木架的纺麻车，就是维系她一家四口衣食的“工作母机”呵！

她痴痴地想，可是怎么也想不通……是的，莫非不是上苍还在恼恨她这个叛逆？要不，为什么时隔二三十年了，还在生着法儿惩罚她呵？那观音菩萨难道真是法力无边的么？你看，多少年了，这菩萨还在冥冥中唆使她的天女做这个老花样，只是把艳丽的鲜花换成了黄尘粉雾的麻屑，整日价洒她一脸一身……不，不，她并不惧怕纺麻这活儿的沉重和劳累，也不厌弃这沾在身上又脏又痒的麻屑，只要长久有这活儿干，只要这只教一家大小糊得住嘴的饭碗能牢牢捧住，她累死熬活心甘情愿。可是，正如一切都是前生注定的一样，命运不济的人，喝凉水也会塞牙。下午，她到镇上卖完了鸡蛋，又去服务站领麻絮时，会计

老王说：“我正式通知你，这可是最后一次领活了。人家麻纺厂来通知了，他们修旧利废搞自动化，革新了小纺机，用不着再请外边的闲散劳力搞外加工了。哦，另一层，我跟你交实底吧，人家也要安排自己的亲属子女呢……”

这些话，真象一记闷棍，她忽然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哦，别的话已经用不着多说了，因为，这“用不着”的风声，她本来老早就从和她一起领麻絮纺麻的伴儿里头听说过了，那时，她总是不当一回事，不往心上去，这与其说她不肯相信，倒不如说她不愿相信。是呵，她不能设想好端端的怎会又横出一根杠头来，一下打碎了这只虽然不太好总算也捧了多年的饭碗，她不能设想失亲少友的自己，怎会一下又没了指靠没了事儿干……可现在，话儿从颇有权威的老王嘴里说出来，从这个一向正儿八经不开玩笑的老会计嘴里说出来，事情就千真万确，而且也绝无商量和求告的余地了。

往后怎么办？纺完这二十斤麻絮用不了两天，呵，后天，大后天怎么办？……她是这样的少情没绪，因此，抱了这“最后一次”的二十斤麻絮走回来时，双脚软得没了半点力气，就象腾云驾雾似的飘回家来。一进门，她把麻絮往纺车边一堆，人也象这木头纺车一样成了“木头”

人，硬手硬脚地坐在了纺车前。虽然两只脚还象往常一样一下一下地蹬，两只手也象往常一样一寸一寸地捻，但今天怪呵，这一尺五方圆的木轮子异乎寻常地沉，沉得她每蹬一下踏脚，都要付出比平常多好几倍的力气，那手也笨得不听使唤，捻不了两尺就要接一回断头……看来，是真老了，就是让你端这饭碗，你又能端多久呢？

“咚……啪？”哦，不用问，是小船靠岸的声音。

唔，一定是儿子，那个在长塘镇初中上一年级的小儿子良良回来了。要不了片刻，这个淘气得连走路都象打虎跳的孩子就会一下蹦到她跟前，把书包摔在她怀里，挎胳膊搂脖子的，先亲亲热热地叫声：“妈！……”

她压下了心中的烦忧，脸上微微泛起了一层喜色，习惯地微微闭起了眼睛。

“嚓一嚓一嚓……”哟，这缓慢而生疏的脚步声！呵，不，不是儿子！

她刚刚从灶后站起身来，立刻就呆了。

二

没有前因，哪有后果？这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呵！……

和所有的水乡小镇一样，长塘镇除了那条绕镇而流的小河外，还有许多小港河汊。

镇北边，那银练似的小河分出两股曲曲弯弯的河汊，切割出一片孤岛似的土地，那片地百亩方圆，不种稻，不种麦，盖了一座砖墙瓦舍的高庭大院，那房舍虽不是雕栋画梁，却也是重檐飞甍，构筑得颇为讲究；黑漆大门上嵌着狮头铜环，门楣上方的水磨石板，镌刻着三个隶书大字：清水庵。

比起镇南小青山山腰的那座文昌庙，清水庵显然堂皇多了，围“岛”而栽的几十棵一抱粗的柏树，虬根盘节，苍枝葱郁，一圈儿地遮盖了庵堂，颇有古木参天隔绝云山的气势，庵院内，一

片茂茂密密的箭竹，绿盖如伞，笼烟拖雾，使庵堂更多了一种幽深神秘的氛围。

因为庵堂筑在这样一个四面临水的“岛”上，小镇人凡要到庵里烧香叩头做佛事，必须摇了小船或撑着木排才能摆渡过来，这过河涉水的一摆一渡，使虔诚的善男信女们未曾进庵，就有一种洗心濯面似的感觉，于是，小小的清水庵俨然成了小镇人心目中超凡脱俗的圣地。

小船和木排，是水乡人的靴鞋，河面上排得密密的，一只挨一只；就是自家没有，搭个便船，也能过渡，而清水庵虽小，却无异是小镇的宫殿，不是谁要来都能来的。且不说做一场大的佛事，就是烧两炷清香、求一根签诗，也不是光付几个铜板就可打发的，凡事要都这样简便，庵里的尼姑师太，岂不连清汤也喝不起嘛！

不信，请看镇上大户人家出殡，照例要请清水庵的尼姑师太在队伍前头牵幡执拂。这时候，大街小巷就会挤满看热闹的小民百姓，这种肃穆的场面，谁都不敢胡言乱语的；可有一点大家看得很清，特别是一些游闲之徒少不了悄悄嘀咕：清水庵里的师太一个个脸面白嫩，气色好得很哩！——呵，小小的清水庵，岂止是超凡圣地，实在还是有造化的人的福窝哩！

世事总是如谜一样教人难解，常常拿铁铲也

铲不平。小小的长塘镇，人非英杰，地也不灵，可是年年少不了有些离奇出格的事，教镇上的小民百姓瞪眼咋舌。倒过去几十年的岁月中，不平的事，稀奇古怪的事就更多了，镇上胡子长头发白的老人都记得：大灾大难的民国三十一年，镇北角的城隍庙内，每个早晨都要拖出一两具饿殍，而一水之隔的清水庵，“舍粥”的棚子扩了又接，从门外一直搭到柏林子里边……在观音菩萨“寿诞”前后的一百天里，庵内做佛事的烟火，从早燎到晚，映红了半月天。在河埠头一站，吁，那嗡嗡的诵经声，卜卜的木鱼声，穿河透水的送过来，活活的比正月十五搭台唱戏还热闹，这响亮而有节奏的诵唱，一声声传入人们的耳鼓，使无钱拜佛却有心谛听的小民百姓得到莫大的慰安：大慈大悲的就是菩萨，救苦救难的正是观世音呵！

观音菩萨“寿月”的最后一天，小镇上又出了一条教人摇头喷嘴的新闻：财主陈登魁家的那个读过三年私塾、四年洋学堂的大小姐映雪，头天夜里打了灯笼乘了小船从家里“逃”走了——陈登魁把她许给了县城的盐务官，读过诗书的大小姐，学了不知是祝英台还是卓文君的办法，抗婚了。

陈家上下沸反盈天。十根金条的聘礼退掉

了，不肯善罢甘休的盐务官，却和陈家的官司没完没了。没多久，逃婚的大小姐又从武汉寄来了一张和一个陌生男子的订婚照片，这更教陈登魁气得胡子朝天。陈家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赔得起这份钱，却丢不起这个脸；一连几天，陈登魁那两条倒挂眉象扫帚似的在下人们脸上扫来扫去，哼着鼻子咬着牙说：“早晚查出那个夜里帮小姐提灯笼摇船的人，非剥了他的皮不可！”整整一个月，陈家人不敢在大街上昂头挺胸，连祠堂门都不好意思进；嘿，有头脸的人家，最忌讳的是伤风败俗哪！

有财有势，自有巴结人。陈家一年到头做佛事，清水庵和陈家素有交情，听说陈家出了这桩塌台倒门楣的事，清水庵的老师太也如滚油浇心，她戴了风帽，出了堂门，曳着道袍，数着念珠，巴巴地为陈登魁送主意来了。

老师太佛法高深，出的主意却非常简单：眼下，城隍庙成了讨饭人的“窝”，大灾之年，人比猫狗贱，买个讨饭丫头当“替身”，送到清水庵削发为尼，既赎了大小姐的罪愆，又洗刷了陈家的名声。

福气好的人运气也好，正打瞌睡就送来了枕头——老师太出主意时，城隍庙恰恰死了一个拍竹筒唱道情的游乡汉。一无所有的游乡汉无人

埋葬，冰冷僵硬的尸体旁，只趴着那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小闺女，横着一支拍碎了鼓皮的道情筒。

陈登魁摇头叹息，两抹胡子撇成了长长的八字：“我陈某身为绅士名流，焉能见危不救？小女子她卖身葬父，将来堪入经册宝卷……”

老师太连忙合掌念了两声佛，又接着说：“救人救到底，渡人渡到岸，这小女子的法号，还得你这位大恩公起呵！”

陈登魁眯起眼睛，膘了一下那个乱发遮颜、哭得声音都嘶哑了的小丫头，不禁微微一怔：嗨，破旧的黑布衫裹着的是这样一个……露出一截的颈项象嫩藕似的雪雪白……好大一会才转过神来的“恩公”，捻着八字胡，悲天悯人地发话了：“哦，她……就叫个墨莲吧！”

墨莲坐在过河的小船中了。

她是这样的瘦小，当穿着一件又破又长的黑夹袄的她，抱紧膝盖缩做一团坐在船尾时，就象在船板上竖了一根木桩。

从陈家出来下了船，她没有哭一声，也没有说一句话。

她没有哭，是因为下船前“买”了她的陈家财主婆，曾经声色严厉地交代过她。不能哭么？不，墨莲记得更牢的是，那个穿道袍的老师太软